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艾軒集卷四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舉人臣史賧榮

艾軒集卷四

宋　林光朝　撰

策問

策問一十八首

問先秦古書多出於七十子凌夷斷缺之後其積之也如泥沙而其闇然如墻壁浩然如煙海太史公歆向父子揚雄班固賈逵許叔重之徒從而斟酌去取之今之所謂先秦古書其句讀脈絡偶或易曉豈為蘭臺東觀

削去其所不合者而約之於一時述作之間乎世之人謂孟子長於詩書孟子誦詩至雲漢讀書至武成蓋有不由繩墨見聞而得之此孟子所以為知言之要也漢儒之於章句或泥而不通則必至於更定古語以此為釋然無所疑也近世公論多出於韓愈氏而柳宗元在當時亦為不妄許人者退之嘗讀儀禮讀荀子墨子鶡冠子且為之折衷具指畫當否何如也子厚嘗辨列子文中子鬼谷子亢倉子晏子春秋又有非國語多至六

十餘條以國語為宏深傑異而所可疑者止於是然於鶡冠子則以為鄙賤不足道退之似不然也退之於四稽五至之説蓋嗜之為不已也又所謂一壺千金三讀而悲之其於同異何取也今學者於韓柳蓋有所欣慕焉當合是數書而較其所評騭是謂友當世為未足而尚論古之人也

問仲尼繙經十二藏之於周司馬遷網羅百代作成一家之學藏之名山副在京師吾夫子之好古其亦終身

馬耳子長未死未嘗一日忘此作也然六經所傳其或訛缺史記纔出便非全書以是知簡編裒綴出於歷年之多而文字散逸是惟一日之頃此蘭臺東觀所以牢守而固藏之如是其汲汲也今天下於投戈息馬之日更新冊府圖史之集比隆近代其於論次編犢刪修章句蓋亦重於其所擇者秘書之有監有貳有丞即正字之別麒麟天祿實在未央劉向揚雄校讐於其中至其後則有校書之目魏晉以還更革不同而近代為備監

貳丞即正字所以分綜羣書是必互有所述可以專門名家若劉向揚雄者如北堂鈔如辨訛如考正周隋二代之事如損益開元以後秘閣所用之儀又如奇篇秘籍有可以傳後者又如作為感遇詩三十八章可以一變江左之餘習者比者英髦輩出若滋蘭植蕙則發之為書當遠邁前作諸君幸取近代所嘗見之書可以比方劉向揚雄者使後之人視今之盛猶今之視古也

問蒼頡作字得之於鳥跡所以發鬼神之秘探天地之

藴也自蒼頡而下字體數變其所可識者大小篆及隷書一二家耳其後有槀書楷書垂露飛白又其最後有八分書古今事物智者作之巧者述之歷時甚久智巧日滋及乎天下之人無所用其智巧而後為全且備也周人以六書教國子六書者造字之本也秦之有八體漢之有六體秦漢以來體制雖變而造字之本未嘗或變也班固所載周人六書之義許氏用之而為說文解字此非出於臆度蓋得之於賈逵衞宏揚雄司馬相如

之徒然而六書曰指事曰象形曰諧聲曰會意曰假借若以類求之可易曉也其為轉注則其為說似有所未安許叔重所作凡十有三萬三千餘字推其條例不知何者可以為轉注也秦之八體有大篆而闕古文奇字漢之六體有古文奇字而復闕大篆古文上世所傳奇字古文之別體也大篆出於史籀戰國以來俱用之許氏微得其舊體然不知秦漢所以損益未嘗兼存之何也學者有意於六經則訓詁之學不可盡廢欲無惑於

訓詁其於古人造字之本與夫前代所以損益之烏可不旁通之乎

問道之汚隆存乎其人文章之高下存乎其時唐虞三代至周而治極矣故其文為獨盛也戰國之詭激魏晉之浮夸南北五季之頽敗彫弱其間號為繼周者易秦而漢易隋而唐漢至武宣之世始議文章唐自元和以後漸復古雅雖賈誼陳子昂之徒一時特起初若有意於發揮古文潤色當代而其風流醞藉亦無傳焉者以

其獨立而未盛故也班固賦西都具述公卿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劉向董仲舒蕭望之之徒皆以文章稱之至其叙武帝以來則又列仲舒於儒雅而以司馬相如為文章其言孝宣之世蕭望之則儒術也王褒劉向則文章也文章儒雅若同然而實異者數子之文猶有可稽析而論之錙銖輕重如是其審也河東柳子厚論當世之士謂今之為文希屈宋者可得數人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唐自元

和之後作者可數屈馬希世之文也學而似之者誰歟漢晉一代之文無出數子何其得之多歟一時人物宗元有所避而不言至於後人品藻則無害也國家開造之初文章未備作者往往仍其故習及歐陽子以古學為倡而文章始一變矣熈寧元豐之後學者皆祖於王氏又其後蘇氏出焉今之學者不出於二家其是非得失互有所分也君子之於文也無所茍而已矣必如畫師之於形瞽工之於聲耳目有所不接則妍媸清濁不

能辨也試求漢唐文人之體製而質以今日之所尚亦足以知諸君為文之大畧

問陳詩以觀民風納賈以知好惡此先王厚風俗之意也文體之變其風俗之所係邪是故讀虞夏之書則有渾渾之氣商書灝灝周書噩噩内外相形虛實相應不可以偽為也戰國尚縱橫其文也巧而善辨西漢尚經術其文也質而有理晉尚清談唐尚辭章而文亦隨之學者之所知也三代以還淳澆樸散其閒有可人意者

數代而止耳齊梁魏隋五代之間事以俗變氣卑弱而不伸文浮張而少實君子無取焉信哉文章之係於風俗也主上以光明緝熙之學將與天下共之析科目崇學校所以涵養作成者至矣風俗之變尤所不敢忽也敢問書契以來六經諸子百家傳記之言紛紛藉藉學者將何所依據耶聖人之經初無定制其讀書也不知有易其讀易也不知有詩以至春秋也三禮也其文不相祖述而同出於聖人當以何者為正耶揚雄太玄王

通續經是有意乎六經而作也君子不以為經何耶聖賢之文雖體制不同大體與六經相為表裏刻玉剪綵駢花儷葉為耳目觀聽之具此圍碁擊劍之技爾何以文為騷人之辭幽愁憤悶非若六經之簡且易也識者謂其與日月爭光何耶仲尼既歿後世之所取信者六經也同之而未必是異之而未必非同異之間其必有說也若曰聖賢之學不在於無用之空言則千百載之下無六經無諸子無百家傳記而能得古聖賢之用心

者又不知其何事也幸詳言之以觀諸君子之所學
問古者以弧矢一事而合之以聲歌登降之節於是乎
賢不肖無所逃矣㲲日以消偽日以滋謂弧矢有所不
足尚也乃從而書其道藝書其德行當時安之而無或
異議者道術破裂邪説横起坐徂邱走稷下朝遊燕壁
暮叩秦關皆先王之時所謂惰游之士也發策決科其
源稍出所以抑夫惰游之習而示天下以至公之門也
漢晉隋唐沿革不同而不能一日去之六籍之有訓詁

而他說不能亂及其久也則離析訓詁而投諸箋注三百篇之詩一變而為離騷再變而為詞人之賦是以談經者或至於穿鑿能賦者或至於破碎亦其勢然耳科目所以待天下於斯二者不可以偏廢然亦罕能兼通之求相如以經義則踈矣責仲舒以辭章則泥矣并包六藝而以作賦名家惟賈生揚子雲為如是耳明天子鋪張大猷招徠多士合是二者將以網羅所長尚慮有司之或失也比因邇臣之請欲使夫二者如衡石低昂

則無彼重此輕之患矣唐之明經者以上中下為差至進士所尚特詞藻耳今合明經進士而為一科欲以求夫全能者自貞觀以還其亦有通經博古而兼得夫雕篆之藝者凡有幾願詳聞之

問法制密於古而古道未易復此學者所以深求其說而不可得也自六鄉之法壞而賢能之書不復見自五等之議寢而澤宮之射不復聞漢有賢良方正之科而隋有進士之目蓋放諸古法而為是也文帝於十五年

乃得晁錯武帝於元光中乃得公孫弘董仲舒之徒晁董公孫之對其亦溫溫乎六籍之苗裔也若始元地節初元建始之際或以旱乾水溢或以日月之眚求民之瘼訪政之疵故以是舉也為近古而郡國三輔有其人且于于而至矣進士始於隋大業中而盛於貞觀永徽之時較數歲為率而處人臣之極者十之二登顯列者又十之六七然在當時不以通榜為嫌不以奔競為恥陳子昂走京師多至百軸而迄無一人知之者牛僧孺

一遇韓愈皇甫湜而聲名且十倍矣崔郾持文律而吳武陵欲置杜牧於五人之數王起問所欲於李德裕而得夫盧肇姚鵠者矣武陵何為而昌言之而李德裕且以為公道數百年之前乃有是而無復竊論之者其視結繩之政為如何也我國家蕩滌區宇雕飾人文其於百代取士之法是皆損益而並用之在乾德有三科在景德有六科天聖以還又多至十科此為天子自詔者可謂極一時之選也建隆之初進士科目一仍舊貫歲

中獵取以數十人為率及至太平興國二年以進士第者至百餘人自此或間歲或三歲肄之以甲乙之科而所得者為益廣也今天下夢想賢俊三十年來未聞以賢良方正褎然為舉首者進士一科用之數百歲撿約之具視前代為甚備而道塗之人猶以為增損不止是也負薪之語有可以補國論況通習博識之人乎循漢唐之法而可以望古道其說為何如

問當戰國合離之勢堅甲利兵不如仁義之為足恃也

當諸將紛爭拔劍擊柱之患三尺法不如綿蕞之事為可畏也治天下之具無用之用其用為甚大大哉大學之為用非通達世務明道不計功之人未可與起此議也主上焦勞側席慨然以碩材為念比者邇臣有以大學為請者聞之朝野議論一新大學之作非直欲籠絡後進為仕宦捷塗誇艷一時因循故事而已誠以數年之間雕蟲之技穿鑿之說使人厭聽而喜拒之必有篤志如胡憲者重義如郭元振者不阿其守如何蕃者于

于然而作也敢問有虞夏后氏商人周人或離為上下為東西或為國中之制以別其四郊辟雍起於漢國子之學起於晉四門書館之目起於唐歷代制作何其不同也自離經辨志如是七年謂之小成加之二年强立而不反則謂之大成或離析三傳而以儀禮為專經或三分經傳而兼通老聃孟子之書其肄業作成又何其不同也祭酒司業以開獎誘掖為事必以宗工宿德學不畔於聖人者處之然後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

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風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尚賢以崇德簡不肖以黜惡凡此數條大學之道也其詳可得而聞乎併與諸君商榷之

問封建井田古良法也古者封建以十制一天子之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五十里之國者聽命於七十里七十里之國者聽命於百里百里之國者又聽命於天子故天子得以運動天下於掌握間三代之所以長且久也古者井田以十養一王畿之田

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三分損一而為林麓城郭之屬則為夫地者六百萬田有肥磽又通之以再易為率則為夫地者三百萬每一夫之地下農夫食五人則王畿之内一千五百萬人可以仰哺矣推而九州可知也成周以九州之籍不過千三百萬四千有奇是地十而民一三代所以無溝壑之民也世世之論封建者以周官之地求之王制多寡不同則歸於周公之損益然齊魯以公侯之國地非不足而僉於百里此可疑也論井田者

以小司徒之九夫至四縣之都以較匠人之九夫達百里之同詳畧不同則旁加其里古人必有一定之制遽以紙上語而加損之又可疑也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商人承之并為千七百七十三國周人承之離為一千八百國一并一離勢必甚擾而聖人為之何耶公邑必為井田一同而溝洫澮有三鄉遂必為溝洫萬夫而遂溝洫澮川有五地廣而通水利者少地狹而通水利者多何耶公無附庸以五百里之地極矣魯以侯爵而

加上公乃有附庸之等何耶家百畝者取十畝之征十一之法也而公田百畝八家征之而有餘槩謂之十一何耶後世廢封建而郡縣有其利於國耶壞井田而阡陌或有便於民耶數千年來不復見繩繩井井之天下者秦固失之漢亦未為得漢人去三代未遠改秦之轍則封建井田何為而不復

問三代所以取民者有其度所以養民者有其具而其於輕重斂散也有其數三代之陳迹尚或可尋而秦漢

以來偶失之古者三年耕則有一年之積以三十年通之則有九年之積國有九年之積則旱乾水溢之患非所患也以禹貢考之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是古人積粟新陳相因可以為九年之食者其法在是也魯人一歲無麥苗則將告糴於他邦矣是魯之為國且無兼歲之儲也更戰國强秦而先王之法破蕩無幾漢興至文帝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或未備及至數十年之後太倉之粟紅腐而不

可食是積粟之法果為無得於古也常平之法用之於宣帝帝之用其說而敬其人甚至爵之以通侯此其為法也雖不見於三代之前而先王之美意在是耳周人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散利薄征緩刑弛力乃其最先者故年飢用不足其取民也不過什一而又荒政行乎其間此正後之人所以汲汲於平糴之意也常平行之於漢歷晉宋而下用之義倉一事用之於開皇其後戴冑嘗主是說自王公達於庶人以田苿多寡歛之有差

是其為法也不徒爾盖憂民也為甚深而其用法也為甚備仰惟主上以焦勞惻怛之意而寓之於丁寧告戒之間郡國之遠持節而發廩且至無虚月也先王之成法百世用之而至此為嚴且密然一歲不登民有飢色則法之本意容或有未盡者乎試考之近代貞觀二年始聽立義倉十有三年而常平之法出開元之初其事又為甚詳荆揚襄夔綿益蜀漢並以常平積粟而源源不絶如是也然二者久之則不能無弊每於三歲或以

陳粟輸之京輦似非義倉本意也又於天寶以後常平之法壞因循不舉者垂三十年乃至閱竹木茶漆以益其所售之數則常平之法徒法耳唐人積粟之數尚或可考義倉為最常平次之以國朝熈寧之間較數歲以為常則贏縮彷彿可知也今天下視前代之法其增損有幾茍為未盡則救弊之方其說焉出

問班固嘗言九土之風俗以其民之剛柔緩急繫水土之風氣謂之風以其好惡取舍隨君上之情欲謂之俗

是故風止於一方一國而俗常成於天下堯舜之民比屋可封桀紂之民比屋可誅若非有水土風氣之異曹奢魏褊桑間濮上之淫蕩不節又若有不可易之俗何也秦民借鋤取帚天下之俗一敗無遺然豳都酆鎬先王之遺風至漢猶在而故老所言黄帝堯舜之處其風教固殊焉豈其有聖人之澤則百世之下雖横民暴政不得而遽變之也河内商之舊都既變唐叔之風而其俗侵奪薄恩則有紂之遺化何也潁川南陽本夏禹之

國夏人之忠固不勝申韓刻害之餘烈而黄韓繼為太守則教化盛行民以篤厚衛康叔之德乃不若所謂黄韓者何也魯人之俗好禮義以為周公孔子之澤以其呰毁巧詆之失亦豈無出於周公孔子者耶齊人之俗好經術以為太公之遺風而其多詐不情又豈無出於太公者耶不然所謂風俗之本其説果安在

問黄帝以無為而百勝堯舜不戰而屈人兵三王之治天下也有甲兵之備而無戰鬬之患此春秋戰國以來

所為戎首之談者往往以是為藉口也兵法論次凡十有三篇文約而用周緒遠而意詣正如老氏所可誦者特五千言耳然而寛衣博帶以儒名者其於兵家一卷之書有眛眛然終其身而不知之也雖有所不必知至於仁義節制施之一國而達之天下者惡得為無益於知乎周人寓兵於農而有六鄉六遂與夫諸侯井牧之法溝洫田萊或不同而衆内較之列國又或異其於寓兵多寡何如也齊之内政裂其國而為三軍約以司馬

穲苴之法是其長短各有所合而管子謂吾如是可以
速得意於天下又何也後周隋唐以來府兵一事為甚
密未幾一變而為彍騎下至五代又一變而為黥面涅
手之制府兵之法壞且將數百年而不可復法之多變
其利害相去又如何也且夫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今日
所以謹邊鄙飭軍政有得夫五帝三王以天下為度而
不如是汲汲焉者帷幄之籌樽俎之畫非所敢知所可
知者惟竿牘已陳之迹耳試道其所以然者勿謂軍旅

之事末之學也

問由漢以來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削其不合者定之為三十五家今三十五家所可枚數者凡有幾也世俗以握機之法傳之黄帝即所謂邱井之象四面八鄉是也諸葛武侯取之於沙上八陣乃其事耳近世以其一為營法而五者為方圓曲直鋭之形是又孔明舊法也兵之變化也烏可已而乃出於一本則坂泉之師涿鹿之戰雖相去數千百年之遠而猶對面語也國家於

多事之日將以汲汲夫腹心干城者隸之以博士課之
以兵法又從而反覆評覈以極其所未至者豈謂詩書
禮樂在元帥為不可後雅歌投壺於軍旅為不可闕呂
蒙所學者有如是則固當刮眼視之耳觀之兵法無出
孫武孫武十三篇無出虛實以虛實之義引而伸之為
千章萬句不出於致人而不致於人也孫武欲以正合
以奇勝而吳起所用之法多非孫武所謂以正合也求
之三者其於輕重低昂之際為如何子房得圯上一卷

之書謂讀之乃太公兵法也六韜自為一書而三畧似非出於太公者周之司馬則太公之遺也或謂穰苴為司馬之官於是稱司馬穰苴至威王追論古司馬法又述穰苴所學遂為書數十篇今所傳者惟古司馬法又非穰苴所述不知為何書也諸家兵法惟伍法為最善尉繚子有束伍之令其於他書是果出一轍乎李衛公平突厥以奇兵而欲以正兵伐高麗且又謂孔明七擒七縱乃為正兵非奇也七擒七縱而不謂之奇兵則是

未易曉也如是數者必得夫馬援荀彧而與之議則庶乎無惑矣

問岐伯問答而千萬人用之黄石公一卷之書而百戰勝負不出於此豈為古今一轍人事不相遠耶第五琦謁帝於涇原因謂當今所急在兵兵之强弱在賦賦之所出以江淮為數澤其後弩兵數十年而飛輓不少絀者所恃江淮財力有以當之耳吴蜀相為唇齒而夷陵荆襄上流之勢雖分而實合也兩國併力何時不出師

而未嘗以用度不足為意安史之亂歷數年乃定而吐蕃回紇黨項雲南且無虛歲自至德以還置朔方於度外者殆三十年許蔡定襄已非吾土調兵日急供費日多常賦不足而促限別配之名出矣吳蜀在當時未聞有以取於人而紛紜如是也唐自九節度之兵攻安慶緒未即滅而史思明有收合餘燼之意代宗自陜郛有所懲艾故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之師以扞西戎河東有太原全旅以支北敵在當時朝夕之畫唯兵食一事

為不少去也第五琦嘗以榷鹽佐軍興而人不益賦及劉晏代之法益密晏之死其法久不振李巽才及用事便如晏最多之年明年過之第五琦爲長於計至於晏密矣巽又密於晏利無遺入則民力單虛又何當時稱之爲長才無或異辭者吳有周瑜魯肅呂蒙陸遜蜀有諸葛孔明是皆一方儁才也曾不聞以筋畫邊計而有當饋不足之意又何也自天寶以還兵籍民版較之吳蜀全壤増損爲幾何今天下合吳蜀唇齒之勢而涇隴

伊洛吳蜀不得而有我且兼而有之昨者淮泗之役自交綏以至旋斾而斂不及民以今準古當取夫人事不相遠者所謂米粟非不多兵革非不利也其策又安出問祥暑而陰生冱寒而陽復此天地萬物每見於消息往來之際也黄初鼎盛而閏代北窮眇乃有拓拔氏者郭欽江統始為典午氏數千年之謀而劉元海颯焉已至矣元海未出倚嘯洛下者王夷甫為早得之東連齊地西瞰龍山燕趙之墟韓魏之郊是皆吾之故物而晉

人不得已且至等棄之夫河濟天下之要地曹公之基
扃在是也陳留用武之國四通八達之塗而袁氏在所
必争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如喉衿相屬不可解
去此説不獨石勒為知之殽函四塞之阻姚泓已失之
而赫連勃勃又偃然不可制矣今天下要領有如是四
者膠西之役兊渠滅没則北海東萊旋見響應吾宿兵
於上蔡臨汝而游兵於唐鄧則開封無假息之日矣昔
人欲以輕兵五千自斜谷走關中是為倖偶一中者吾

已定鼎於郟鄏且將飲馬於汧陽則關中何恃而不恐也河南全壤在吾目中則推鋒越河又不可後也然聞之道塗曰敵欲挈白溝以南歸之職方者使者叩塞而封人辭焉果不折一戟不遺一鏃而前所謂四者不可以盡得之耶是特未定也耶石勒畏祖逖乃至兩通好其或至於是耶袁譚欲併力於魏而為是不得已之舉耶劉備恐曹公至漢中而遽與吳平無乃有所忌而然耶至於兩階之舞非所以來遠人而遠人格事有所不

知然而然耶軍戎萬里有數之如一二者又不能無待於儒生也

問古之人不以巡狩為憚煩謂其徒御簡少而供頓之易足也後世視巡狩一事為勞民殫財之舉是以有觀風之使漢以繡衣察郡國至東都則以御史督軍唐之署諸使大約皆漢制也貞觀初遣使者十有三人其後又為十道使又其後有按察採訪之目又其後有度支營田勸農黜陟常平轉運之號若鹽鐵則自第五琦始

若節度則自賀拔延嗣始若宣諭太原而劉搃如兵之在其頸則宣諭又託始乎此矣今天子發德音下明詔以兩淮靡定形於宵旰遂輟論思之彥以紓憂顧之懷此為盛德事也然田萊尚荒户口初復城築不可廢轉輸不可省是必勞來還定之策如昔人所謂五術八計三科四賦六德五要者乎凡欲求民瘼要在持節一出而不獨漢以來為如是在古人則有之鹿鳴之雅不過以十數而四牡則勞使臣之來也皇皇者華則君遣使

臣也宣王中興而又有鳴雁哀矜之使有四牡皇皇者華之詩而又有采薇出車杕杜之什此内外之治又安得有偏而不起之處也今輶軒一動且送之以禮樂而天語諄諄以周爰咨諏為意豈欲其田萊日闢戶口日滋城築不告勞轉輸有以繼乎昔者叔孫穆子聘於晉嘗謂百之行人曰咨才為諏咨事為謀咨義為度咨親為詢今之有是行也則於穆子之言又在次第先後而用之耳此為當世之務而吾徒必有通其説者幸併言

之

問武王其於下車也而式商容之閭晉文公以區區伐國為意而戒之無入僖負羈之室武王以公心待天下而重耳為是翦翦不足道者此王霸之所以較然為易見耳由北海膠西則為齊魯之鄉由新蔡臨汝則為陳鄭之墟由武當而泝伊洛由秦隴而指關輔是皆中州故壤衣冠爵里之所自來也昨者兵車之役日闢國百里未暇櫜弓而旌旗束帛且將旁午四出矣豈為絃歌

之俗乃雜於侏㒧冠帶之民乃淪於左衽是必有孤憤長歎逃名竄伏不以嗟来一飽而易吾之終身者如李謐鄭修未嘗有一日自售之意今視詔書謂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張文詡嘗歎老且至矣而修名不自立具於閭閻百戰之日而不屑不潔者又豈能無所聞於世乎或者謂新都未焚辟方於是危行而言遜逢萌又所謂見幾而作者周黨且託疾不出户王霸至於褫冠帶謝交官及乎區宇再平天子側席有以見求賢如不及之

意又何薛方逄萌聘而不肎至周黨王覇至而不能屈異時故人如嚴子陵者且或如是以今凖古鶴書所出是果有翻然而來者乎是特未定乎
問舜至鄧之墟而有十萬家太王邑於岐山之下而從之者如歸市帝王之興有以感人悟物者其來填填其至翩翩初不待約束期會而然耳無事之日四民襍出如鳧鴈之去來不知法之為便政之為謐刑之為靖禁令品式之為疏通不擾也及夫更赤眉之後則有謳吟

思漢者又更范陽之變則知唐之德在人心者猶或未
忘也一覩司隸喜見顔色一見官軍懽呼不已人固有
是心誰獨無是心哉無是心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且
將何所託也兵車之會壺漿畢來今大道之行與之更
始是宜攜持負戴不絶於塗也宣王之事寫之聲詩鴻
鴈一詩為流民而發也劉琨長於招懐而短於撫御一
日之中雖歸者數千而去者亦或相繼王浚視他人之
依我者而不善存撫未幾復去之比者方面之臣以是

為請兩淮荆襄其所以還定安集者當如鴻鴈之役得劉琨王浚而德意且不下布況所謂悠悠者乎不知漢晉以來在兩淮荆襄以循良目者其於招懷存撫之術可用於今日者凡有幾端也

文軒集卷四

艾軒集卷五

宋 林光朝 撰

記類

郭氏旌表門閭記

一人以孝聞而天子喟然為之改容且至大書其門以褒勸旌異之莆之東北隅惟林氏為故家雙闕今無恙南北當衝道由是出凡至必立馬停輈而後去三百年來有郭君孝子視昔人為無慚色者先生貌古心不雜

所視惟尋丈口不論時事聞他人之過則掩耳而去以是豪雋愚暗駤愎辨佞雜然人品何所不有與之處或累刻積日彌月竟歲或邂逅一轉臂許是必以處仁為古之人古之人先生蚤時游太學以操尚稱年四十餘客錢塘聞母夫人之喪徒跣走二千里每一哭輒嘔血家貧甚無百錢儋石之儲及治葬雖故人有所饋不肎受聚土為墳而廬之於其旁塋兆廣袤不出三數丈有甘露降赫日當中則霏霏來下晶明膏潤土脈欲動乃

如異時所聞者余於是弔先生於廬下先生杖而起且

曰義重事親有所不足敢以是欺吾子是歲郡國白之

朝有旨旌表其閭前安綽楔門左累土高尋有四尺堊

以白而丹其旁角此故事也前代帝王法應復孝友之

家璽書具存則聽復君子之澤不過五世先生所以遺

其後者雖帶礪不足尚也先生六試於禮部以右迪功

郎補潯州司法叅軍秩滿再調德慶府録事參軍昔者

元德秀六十不知女色先生過六十而後委禽焉者其

在他日足跡可數不必道說而人自信之每夜半嘗焚香適取之販婦已而棄去曰此但與瓦礫塊土等耳余一夕夢先生踽踽然衣巾如寫水旦日詐其夢有童僕自外來猝然曰先生遇夜浴何嘗解衣余每怪夫夢之無從也汲直萬石君父子楚之兩龔李仲元管寧陽城其所以自處也瑟焉如玉鏗焉如金又如氷寒火焦不必以語人先生固不待三十年而後議論乃定也隆興更元新作門閭彥莘於先生為族子屬其書其事筆不

下三年矣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此爲先生之閭我不出戶而昔至也時乾道元年四月三日

五芝亭記

紹興二十年春太守陸公命其堂曰三瑞蓋從邦人之請且紀事也四月之吉乃與客登堂合樂張飲是日也飛觴臺之東南隅有異産如嬰兒之拳者凡以五酒數行客起而環觀之時有通人洽識者矍然曰佳哉是所

謂煌煌之英也吾往時嘗游大梁見於華原鄭公之第殆猶今所見也越旬日本茂而實滋其大盈尺小者亦或數寸輪囷秀出不可名像欲翔而止欲躍而留有如環者有如臂者如蟾蜍萬年而角者公由是私自異之乃為壇聚黄冠祝之三日遠近相攜而觀者蓋如堵墻焉公之治莆也訟平而禁約化行而令隨人安以舒百物順也雨暘之禱晷刻輒應自春徂夏麥隴大熟黍穗十倍陳穀未散而新穀已升三十年來視今為樂歲也

莆人父兄相與言曰吾為兒童既壯且老矣聞某地朱
草生某郡之山出器車某歲天馬來景雲集寶鼎現當
其時居人日食四餔東阡西陌相去纔百步是必正衣
冠束帶而後往也今天下罷兵十年官賦以饒民齒以
蕃慈祥之氣日以淪洽靈芝五莖產於公侯之圃歷歷
如曩時所傳聞者太平之應自此發之頗公為福於天
下而無忘此土也於是雜然以歌詩謠曲為公賀者芝
初生其色如塗金旬日如凝脂又如渥丹復一變隱然

而紫暈今畫工所傳者最後黃中之色也公乃以五芝名斯亭而命州民林某為之記時六月丙午朔也

豐登樓記

諸邑豐登絶少公事不識此語是處流布游洋為旁縣縣治之南有板橋實作於元祐中於是橋壞從而復作即其最上結為重屋而以是大書之此何以書以喜故書之昨者歲且饑今者五穀俱熟為有年以喜故書之隆興二年自三月不雨至於秋八月二浙以水澇告而

閩人苦旱天子為之損膳弛樂焉左文林郎三山陸楠適治是邑以為舞雩者吁嗟而求雨也昔人嘗用之乃走螺峰過百丈一登轉水臺披榛�草蹁跚而來及其既禱也不張蓋不麾箑赤日當空步行八十里忽然雲起膚寸即合而甘澍通夕焉以邦人父兄之所為喜當有以寓其喜者是邑也日者為州治我來白馬倚杖太息西林八月便索夾衣或者謂仙掌一帶如湘潭其聳映數處如雁宕道出平林當趁晚風須猿吟乃去耳以

五十之年一至樂郊件件為可數及同登是樓也若憑虛遠游谿雲谷月乃在杖屨百尺之下春而省耕民有餘力秋而省歛家有餘粟則長官日一登樓為無慙色石所何山麥斛何許且將負耒耜而問涂焉

序類

圖經序

子長多愛愛奇也退之愛奇如司馬子長嘗過曲江借圖經於張史君足跡所及不為徒然者況四海曲江至

是百年矣開元人物或可以想象而得之乃知探禹穴闚九疑過齊魯以觀諸生習禮之處不獨子長為如是耳莆之為邦壤地褊迫由蒜嶺而南有為諫大夫者居漆林以能詩稱福平山下即歐陽四門之廬又十里有水一帶如寒玉芻牧走卒知有先輩徐君者異時不宦仕作賦夭矯如吳融今斷墻破屋髣髴猶在也太史所書惟頡陽三數處陂池所自出他書可見者有壺山九仙山百丈飛烏溪轉水臺其餘茫昧不可知我生三十

年嘗一日捫藤蘿直至蟹井又嘗走金谿得蒲弄一席地東望海上遠山出沒又嘗走石門觀九鯉湖髮少齒落纔得一問津於石所麥斜寒遠無人之處及由銅鼎矚大飛其秀傑之狀過於他山莆之大畧唯是耳太守鍾離公以淮海之雋有古昔之聞嘗出河朔涉燕薊所歷為甚多其於治郡如治劇邑窮日之力為不足以火繼之公之退然自下非緣斲削每以我為知言者我有慚色偶一日道人物山川且欲按圖而求之以縣之北

三里有故家為林氏門安綽楔出南郭可五里端明蔡公有舊第熟視雙闕者不覺歛容過蔡公之門或立馬低回不忍去公以南北通途數里中乃得此若求之井邑聚落所得又益多此圖經所由出也前時書未成公屬我叙其大畧不敢辭是書訪之名山酌之故老取之佚人得之殘牒遺編續藁舊志論次先後惟出一手乃為軍學教授長樂陸琰也

泮林討古集序

以沙礫之細爪髮之微故衣壞草游塵聚垢合之為本草以鱗介之奇形模之醜合之為山海經以釋詁釋言釋訓合之為爾雅以燕代之北汝潁之南車軌所交爾汝雜出合之為方言以一札累數行雖或斷裂且不忍棄去合之為法書淵明達者豈欲以詩自名而甲乙次第出其手李太白杜子美羇游酒狂槖中無他物所貯篇什如貯珠玉人心之同然也乃如是我有一長必欲使天下共之此泮林討古所為作也子曾子人品為甚

高由宜春過湘潭終於廬陵凡歷三州教授讀書討古自宋之丁氏而下凡百件其言高帝蕭何此非為偶合者以宋昌折太尉勃渭橋請問之語為見幾以賈誼欲更定諸令法絳灌之屬盡害之以為非必嫉賢也亦誠駭於其說爾以文帝知亞夫可以為將軍以遺景帝終之破吳楚則其威斷有所不施施亦無不中矣以公孫弘三逆人主之意不少變不可謂無所守者以董仲舒非撥煩之器真可為侯王傅有是數條可以不朽讀其

書見其人當如孟子之知樂正子者聞之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子曾子為如是則其所可聽者必非肝鬲語也子曾子發字信道南豐人其子樽嘗於吾叙同年

送徐湘赴大學試序

童稚之年偶然出語輒滿人意此不緣積習而後得之昔者吾過婦氏有出巨軸一詩五十韻并古賦謂此吾族子湘弄筆即得之是時湘裁十五六句險而語諧若

故老所出弱歲與薦送自是浮沉且十年忽別我去游太學我年三十徒步西去今子之年又過我我不敢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子嘗從我游今子臾猶未即去是豈無所待耶吾將以語爾所知者求所可知而言之所不知則旦旦求之如不足此吾得之吾友施廷先廷先得之王信伯春二月晦日林某序

策

名試館職策

虞夏商周所傳者為何道所守者為何法秦灰漢壁時有斷缺而遺文大義盡在此書至於平王而止耳春秋之作始乎隱公葢自平王而下也是虞夏商周之事推之百世其可知也此吾夫子之本心而鮮有知其說者草茅孤生無所見聞遭遇明時得以一奉玉堂從容之對如臯陶所謂九德周公所謂三宅三俊此為虞夏商周所守之法也衣冠爵里尚有所守之法以遺其後而況三王四代無一法可為經久之用乎有所可守之法

則是法也不徒爾是必有所從來者臯陶周公之書其反覆曲折固亦詳矣獨不曰如之何其知人也即此說以求之則知所從來者堯以是傳之舜若臯陶則見而知之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若周公則見而知之庶言庶獄雖然見於前者是為有司之事惟知人一節有以見人君之心術情偽邪正盖於此乎分矣是以禹臯陶嘗端拜而議之周公又從而鼓舞發揮之在知人在安民惟知人則民所由安也都俞吁咈多不過數語獨於

此問荅窮竟有不能自已者要其所歸謂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古今之情盖亦不相逺非有九德之行則安能名狀是人之為有德也言偃知有澹臺滅明者龔勝知有龔舍揚雄知有蜀莊之才之令非曰茍知之盖亦瞭然如數一二爾周公於夏后氏則曰迪知忱恂於九德之行以是知古之用人亦以虛名為不足貴也謂我所知者誠然乎有是九德之行者臯陶所陳九德而夏后氏守之以為知人之凖的在是也則知人一事

豈為無法可傳乎三宅三俊古書繁省雖若不同而脉絡則一夏后氏不能易此說商人不能易此說其在文王武王又不能易此說文王武王又不能易此說文王武王之有是心所謂不可忽者其位也曉然可以處此者人也則克知三有宅灼見三有俊亦文王武王之心如是蓋有不約而同者由禹至於湯五百餘歲由湯至於文王五百餘歲臯陶之陳謨周公之作立政去之千歲如交一臂者其道同也道之大原聖人得之聖人達

而在上則為帝為王自古以傳道為帝王之事堯曰咨爾舜舜亦以命禹此發端則見於夫子而纖悉則見於孟軻之書揚雄苦心極力有以見聖人之緼且其為説曰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揚雄以此一事為達而在上者故繼之以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謂堯舜禹湯文武汲汲然相傳以是也匹夫得之此仲尼所以皇皇乎奔走半天下謂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惜哉仲尼之不得如其所欲者亦道之不幸也虞夏商周

數聖人相傳以是舉而措之天下無過無不及因以是强名之曰中箕子又從而增益其說子思適在末流所得又愈多以聖人之道如此其中也聖人之心如此其平且正也以此為知人之具則所知亦至矣虞夏商周所傳有是道則所守有是法秦漢之法此學不傳而此道未嘗或熄也其亦無所待乎明天子以剛健之資齊聖之德所用者寛柔之教宵旰求治於兹八年流俗之論皆以為責治效似或太速然終未有卓然一說可以

起唐虞三代之治豈不為日力可惜也哉前數歲進言者多引漢宣帝故事宣帝以察為明者此何足法一二年來聞之道塗以為大昕視朝乙夜觀書每慨然欲慕貞觀之事豈為宣帝褊狹苛碎不足以有為也一時可喜莫如貞觀之事然聖學高遠度越前代豈一太宗度長絜大而止耳太宗之規摹盖有所自來者天下固知其說出於魏鄭公而不知此說又有所自來三王四代之說聚於河汾有王者作而此說乃為有用之說也太

宗知人而善任使蓋有本者如是隋之天下若無一人為可用及貞觀之初乃有不可勝用之人有天下者每患人才不給於前此不爲聖哲論也聖哲之君知人而善任使人樂爲之用所以樂爲之用者得以盡其所長故也房玄齡策杖來謁軍門一見如舊此以何術而知之馬周嘗客於中郎將爲之條二十事帝問其所從來即名之未至使者數輩趣於道太宗得一布衣徒步之人如未嘗得士者是其知之者亦審矣一時大將如英

衛又皆出於罪亡之餘而相許以氣相忘於煩文末節之間則其知之者又不為不審也矣今明聖在上朝無倖位國無游民雖未能遽如貞觀禮全樂備之舉然而講學光明三王四代之事固已先得之矣今欲混一區宇兼制夷狄是當取太宗之所長而畧其所短他日知太宗之所長止於是則三王四代不難到也太宗固有意於三王四代之事使其從容於商周之際得其所傳之道而又知其所守之法愚恐高宗成康未能遠過之

也惜乎此學不傳久矣悠悠六合無以此說為己任者王通之在河汾知之未至者也故其所以設施不過如此耳太宗可以為三王四代之事而於道術已裂之後求其說而不得嘗觀宇文士及一涉巧佞太宗即正色謂之曰或者勸我遠佞人不識佞人為誰今乃信然應對唯諾而得夫所謂佞者此豈不為治世事耶此貞觀之所由治也又嘗因士及以一說自解且謂南衙羣臣面折廷諍天子不得一舉手乃知貞觀之所以治似非

偶然者以太宗之威擅乎八區乃若不勝衣者以太宗之辨周乎萬物乃若不能言者太宗之所自視如是缺然此貞觀之所由治也雖然太宗之所聞不過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耳貞觀之規摹蓋自此發之有於宣帝之前上論唐虞之際下及商周之盛則當以為迂濶不可用愚故曰宣帝何足法是當取太宗之所長而畧其所短如太宗之所長止於是則皐陶周公之書有如日月

雜著

辛學諂書記事

臣聞中和之極自古以固存帝王之興以是而相授若黃帝堯舜之盛逮夏后商周以來雖無傳道之名巳有執中之說堯嘗以是傳之舜舜謂是道也吾將與天下共之是以有虞氏之上庠下庠盖欲推是道而達之天下也禹湯文武皆以其所傳者達之天下故夏后氏有東序西序商人有右學左學周人則兼四代之學而用

之人倫以明典禮以行好惡以平習俗以成夫是數者皆由大學來也國家開造之初藝祖皇帝以峻極之模生知之性視唐虞三代之事不約而同故未及下車首幸太學逾月又幸所以破五季之荒梗折諸藩之牙角此為王化之本天下之脉不可不早定也二百年來聖明述作同出一轍太上皇帝於投戈息馬之日躬行酌獻斯文有光如再開闢皇帝陛下舉縟典於三十年之後春二月乙亥以大昕鼓衆乃帥羣后合公卿大夫士

之子國之儁秀者設席於前旁逮兩廡命國子祭酒臣光朝講中庸又以是日幸武學行肅揖之儀於戲盛哉以父子而處有此懿躅未之前聞也竊觀明詔以崇勸多士是為不刊之典宜寫之琬琰以風動四方臣茂良臣彥穎以是白之上前制曰可臣光朝敢拜手稽首退而紀其事

書餘慶集古賦後

郭孝子義重嘗游錢塘有同里人欲以一楪索通者云

其留滯客食為一騶者所給欲借一二言於其處先生甚憐之且敬諾及得來牒所訴為鄒姓也先生急令持去云爾且直彼曲矣吾安敢助子以攻吾同姓之人哉其人有愧色退而以是語人唐宰相世系所書劉氏曰彭城曰尉氏曰臨淮曰南陽曰廣平曰丹陽曰南華宰相十二人是若為一門所出也唯河南苗裔出於大漢不得與乃知孝子所見不因排布亦天性自爾吾讀是賦也於吾心有戚戚焉者

讀韓柳蘇黄集

蘇黄之别猶丈夫女子之應接丈夫見賔客信步出将去如女子則非塗澤不可韓柳之别則猶作室子厚則先量自家四至所到不敢畧侵别人田地退之則惟意之所指横斜曲直只要自家屋子飽滿不問田地四至或在我與别人也

金山草堂述事

四兄作屋數椽於金山之下前有一水謂之金谿引水

循除作方池此山發於仙人臺其最上層常有雲氣茫濛然旁有烏齒石雞冠石又有石室可容十許人登高臨眺並見海上數山若蓮花之狀草堂當中有一軒榜之曰静侯每以酒食散比隣隨鼎分送有八十來鼎此所謂粗牧人情隨鼎送吾將老於蒲弄山睬金山為隣舍翁也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艾軒集卷六至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舉人臣史殿榮

艾軒集卷六

宋 林光朝 撰

啓

除館職謝虞丞相啓

昨蒙恩授秘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某涉世甚踈每愧公車之名奏篇何取遽叨冊府之游敢竊榮名自多慙色惟是四象八卦之出在於參天兩地之初取經緯以為文合偏傍而成字大者六籍紛然百家得非齊

魯之所傳乃若江河之無極繙經十二豈徒誦說之云乎奏牘三千其亦滑稽之雄者孰能削去其不合自可講求其未聞考羣玉之所居置千金於其上卜筮全書則校之太史韜鈐衆説則質之步兵惟經傳前後之不同以篆籀古今之相雜至於數家之學共此一札之訛有加討論如再闢闢發羣書於劉向所謂多聞訪奇字於揚雄其如已老世有此説古難其人某久矣羈單幼而疵賤非敢友天下之善士不過誦紙上之空言筋力已

袁日月云邁以七制續書為不妄以九贊象易為當然抗顔何多相與呻吟于裴氏之地過情所得且將俎豆於賢人之閭屬王公論薦之初以鄉曲題評之素白令汗下況或弓招惟延英廣内髦雋之同游而石室金匱文獻之具在所幸備數於校讐之末豈容濫吹於筆削之間若陳子昂之在書林將變更乎徐庾劉知幾之當史筆第歎息於荀袁即此名家謂之能事豈為文字之妙選乃反場屋之陳人有是空疎若何報塞茲蓋伏遇

其官道惟盡變物皆曲成當長淮倥偬不暇給之時在全蜀綢繆孰敢侮之地惟德盛仁熟泛然而若辭則智名勇功惡乎而可見玆纂四朝之大典蓋有千歲之宏模稍增載筆之員即課成書之日謂商周而下雖百世之可知然游夏之徒於一辭而莫措若為誤寵奚取空餐其敢不商畧前聞温尋故習欲知古人獨到之地其在平生未見之書尚能續舊簡之刋何傷遲暮有可為直筆之助庶荅生成

除廣西憲謝梁丞相啓

膠庠貳職莫助於成材嶺海一封更勞於推轂曽是血氣既衰之日乃為朝廷可用之人有此叨逾逮今震恐伏念某受材最短見事每遲自塵汚於華途已侵尋於暮齒儲闈進讀有如綺季之逢時大學備員安得陽城之遺愛技亦止此人其譏之撫病骨以自憐控危衷而有請豈為望外乃在遣中顧茲蕭條場屋之餘亦出禮樂皇華之選此葢伏遇某官中惟獨立大實兼容於是

四夷聞其風而以一相處乎内對平津賢良之策乃在盛年進宣公仁義之談適當暇日遂令蕞質亦展微勞𦍑敢不矜恤鮮民滌除滯訟究北流商鹽之獘塞南州買馬之萌奏牘三千或有裨於末議行年六十當無負於新書敬敷惻怛之懷庶答生成之賜

賀龔叅政實之啓

纍奉制函寵陪國論方兩地飛騰之日以十年供奉之班勢在廟朝喜連海嶠恭惟𦍑官中而不倚大則有容

惟進退若是綽綽然故言行胡不慥慥爾下坡無愧欲觀南海之樓船次對有加盖示江西之襟帶亟從釐席進領容臺未踰旬浹之間已躐事樞之上然居任重責大之地而有私憂過計之人莫盛此時乃爲吾里曾謂衣冠之可述實掩古今之所聞近若隣牆同焉列戟家稷契其是之謂乎區區漢唐固無足道者若山東之名閥可數即代北之驕氣何如故天下之所以想聞正人於是乎登用企踵以俟執簡而書吾亦忌此盛名人

將課其後效豈黄霸不及治郡之日而謝安何如高卧之時以故長懷無嫌後賀具竊聞感事尤激懦衷且合天下國家之謀而為邦人父兄之喜究觀大臣出處之際要當一世利害之衡惟無私則衆所歸苟不伐則事必濟天具有待我不敢知二十四考之中書豈為幸會一百五日之寒食更在樊調

書簡

與葉丞相子昂

麻制一出灑然相賀世之所謂大臣者若未易名狀然約之先秦古書殆不過三數語耳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如有容丞相每用此道略不費排布人之有善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以一相處乎内而帖然無他者所恃惟此耳唐以來宰相謂之禮絶百僚無長幼皆拜伏於其前相君平立小垂手而已又送客未嘗輙下階富鄭公在相位雖卑官及布衣皆與之抗禮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其中休休焉

故見之於外也常若不足以此知吐哺握髪不為過當事此亦丞相所喜道者聞登庸以来所執也愈下若過為憂畏者恐或者反以為疑故不待再三而後及此耳偶覺辭費悚灼之甚

與陳丞相應求

建安報政當不在數月之後鋒車行且至矣寶學慈祥之目不約同辭如聞比日所見似於撾扑稍留意豈為治建安輕剽之俗要須如是然此正不足以化强梗萬

一如所聞幸一出舊轍當使去建安之日而强梗者猶有所顧忌耳昨過楓亭見林聘君亦欲要之一出昔之人未嘗以不仕為高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聘君處衡茅七十年件件如其意蓋為君君臣臣素定於天下故棲遲之人可以取飽滿如此年事筋力尚無他何為堅卧不起而使明時有遺才之歎郡守向於真州同研席為四十年故人見此盛事如其再升第見委官敦趣亦憣然一来耳富鄭公以天下人

物為意最後於青州得一布衣激歎之甚如未嘗得士者參政搜取遺佚抜其尤者海内以為當然喜可知也淵跡之典驩聲填巷恐亦欲聞之

忽聞師徳以痼疾竟不起殊令驚涕人事不可料乃爾耳丞相究惜痛割有所不堪忍奈何奈何此為佳公子人品甚高生長富貴中而每每欲見古人歸宿之處頃嘗到東閣其所發問皆非舉子習尚曾遣人來借書未嘗及非聖之書簡尺往来意諧而辭不費可見其為吉

人君子渾然美質不待雕鐫也丞相樂易每在順境中行不知有此痛切事似聞連月不見客恐亦未應得如此以夫子之盛德一無所可憾伯魚亦先夫子而卒不聞夫子過當興哀也慨予為伯兄長子逺来相依廵歷到南海即得與之相聚十日忽為厲毒所侵不可救異縣悲傷觸事生感師德亾問忽歷耳唯有痛涕未緣到坐隅尚乞豁情散哀稍加飡飯此為深禱

與王舍人宣子

某老矣竊一第言之慙人不遠二千里遣書爲問交舊繫念如此甚深感慨不可言某初以覃恩可一例得官嘗走書寄三館故人云五十之年如何更對人稱得門生何似討取見成勑黄來僻處袖手自稱曰老夫今於此語可不笑置之然從来懶見人懶作書合此二懶便應出人前不得甚欲乞一畨嶽祠爲歳月讀書計因作書如對面語故偶及之某一生来收拾書卷每自吳中来必至空囊盡買書今旋覺目力日益短得所寄漢書

善本并其他數種書雖暗中可以摸索忠信之實何可彌忘也二十年聲名遠出而不改其度此為甚善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壐書褒異遠近翕然以見名節之次第也舍人不患無其時而患所以自處以何者為定策區區所望唯是耳

某覺得早衰無他想惟貪把書卷不減少年時終日在案頭翻故書以此為實歷日子然實歷殊不易得往往為俗事所分讀書如飲啗一日不得食便如此空繭三

朝五日或不近書卷虧耗自不少每以此自警前時所寄數種書甚善一生停蓄来唯此為最每一開書卷便覺眼明此為一如意事也某亦欲集聚偶然所見處謂之六經章句得十年定坐以畢此心然日過一日擾擾不暫息十年之期無乃太自寛耳

與朱編修元晦

前此數得来書每祝耕老有五夫便人去今来取書因循如許言之愧甚去年過黄亭只相隅得三二日所欲

道者亦何數唯耿耿比承除書之下此在公論以為太遲不知賢者出處自有時直道之信善類增氣見教恭而安數語乃是從根株上說過来別後對此如一對面語但所謂與虞仲達及此一節更記憶不上是日說數件話當不止此耳林用中聞以館舍處之得質正所聞而求所未聞甚善復之到官已三月偶疾唾中有血雜出令人憂懸也

與薛守

其生長於莆今且老矣見向来二三君子皆以為易治數年来事緒繁省當非昔時然風俗如故也史君以家世根株之學遇事無留滯施之褊壤當亦不費爬梳否前酱與潘太史君相約以為吾人乃數年相知他時来鄉井偶相值却有去城市七八十里一處所名麥斜可以讀書終歲足跡自不當到州郡亦要先說破恐他時却相訝

與黄少卿仲秉

先儒謂三百篇之詩有出於婦人女子小夫賤隸之口古今人情實不相遠豈有閭巷之人卒然能為是語者此蓋當世文人述而為詩所述者多出於婦人女子小夫賤隸一時情狀以當是時有采詩之官可以轉而上聞爾故諸國有風為采詩者所得若近世有道州民杜陵叟遠別離長相思貧女詞征婦怨古薄命妾皆欲流入樂府使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悲愁恨歎之聲或偶然寓之一聽耳

與查少卿元章

離騷去風雅為甚近一篇三致意此正為古詩體非如太史公所謂也又反復周頌不見蹤由却悟離騷為太苦嘗意取周頌沉之汨羅即千古滯纍可以凌蒼霞出紫氛如其意謂所在耳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與翟憲

前日以所聞不敢不布之几格辱以雅故無纖毫見疑此一件豈可以世俗論也某小年時聞參政公在會稽

偶有一失不忌他人言之源流深遠乃見之此耶幸甚
幸甚

與范帥至能

某昨遣承局行計程當已過蒼梧忽覯勑目竊審紫微舍人有節制全蜀之命已專走賀牘此行甚寵料不容固辭恐前旍已出湘潭遂令去人徑自郴江下長沙領近誨乃知尚在桂林欣慰之甚某歲中兩至南海覺得筋力殊不堪若更宿留恐厲毒之氣乘衰憊而來却如

何禁當得反復思之勢當乞祠禄為度嶺計每見舍人處倉猝有甚深定力萬里之行想規畫已就亦須牽船上峽否若有一綫道可去自不必起此想其兩度颿海作怔忪者數年雖證候多端不可曉然縁想在是耳来書苦多病聞之懸切第以國事不應逡巡越城舊隐在江東為第一然天下閑人自應少看了歸官古跡却歸来袖手亦未晚退之一生辛苦故有尋思百計不如閑之語舍人於應酬紛拏中乃如無事書卷且不廢恐石

湖一境不爲徒然耳

其自到湘南首尾恰兩年凡再易地今復在收名之數僥竊誤恩何以論報去年五月末出淩江督捕以暑暍多生疾三十年来案頭緗坐無一長進從来不知兵令乃以破賊聞不能無慙色也舍人節制全蜀事權不分爲上之所倚重者如是忠武侯當倥偬之日應接不少停而天下視之常若廬中堅卧無意於事功者石湖依然幸不必多念之巫峽一帶煙雲澒洞當不在人境中

小年時誦楚人之賦每有歲月倘徉之想所以牂柯一念見之夢寐令老且衰此念稍釋反復来教唯耿耿舍人涉太行以北又望交州為接盻令乃卧護巴漢而經略中原若不使一旅人太史氏誇張所歷似亦大無謂也

與趙著作子直

詩本義初得之才廿五歲如洗滌腸胃讀之三歲旋覺得有未穩處大率是歐陽二蘇及劉貢父談經多如此

若補亡鄭氏所序此為無用之學若鉛山坐得定當作數段去大家評量看如何古人著書直是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豈如此苟作也

歐陽氏詩本義初欲作數段注脚去偶聞旌車入覲便不復作此念此一件唯林下可以過目若公餘尚可耳令賀者塡門何暇及此事某頃時作詩注脚乃在上庠與同舍往還今思之三十五年尚未成編亦不知去家十年頓在甚處前時欲追記髣髴第以歐陽不當謂之

本義若論本義何嘗如此費辭說且如關雎云視其居則常有別此一段卻是為先儒之說所亂若在本義不應爾又云以其有不妬忌之行而左右樂助其事又云能如此則宜有琴瑟鐘鼓以友樂之此皆支蔓語如引太史公周道缺而關雎作又不然當時三家說詩各有師承今齊韓之詩字與義多不同毛公為趙人未必不出於韓詩太史公所引者乃是一家之說豈可便以此為定說古文尚書與子長並出今所引者非古文如所

謂祖飢惟刑之謚此當有來處非口口傳授之失也則
關雎自不當據一家為說又如卷耳云因其勤勞而宴
犒之又樛木云不嫉妬則妾無怨曠又兎罝以言周南
之君列其武夫以為守禦此皆贅辭斷然非本義如漢
廣汝墳意義全失麟之趾只是周南之人目之所見如
公子者乃人中麒麟故以此引譬此在六詩為比比則
有義興則無義可尋也麟之趾乃以比公子于嗟麟兮
此歎美之辭二章三章只是說麟已說趾又須說一件

乃為角大序所謂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所以一篇而三致意焉今乃云以蹄角自衛如我國君以仁德為國猶須公族相輔衛爾如此說詩謂之本義可乎孟子謂固哉高叟之為詩如孟子見得本義甚曉然文中子以為詩者民之情性孟子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人之情性不應亡使孟子復出必從斯言某每有胷臆之說文潛多以為然其次則吾兄自從去家鄉他人之前更不應及此一見棄去勿以視人也

與范國録元卿

某老去無他念惟讀書緣想過如廿年前時不候杯飯足不管他兒女之累但見空屋數椽去城稍遠便可讀書得一日無雜念對書案謂之實歷日子回視五十年所得實歷為幾許文字如河山無終窮非悠悠者所可到前時得官本楚詞愛之不去手離騷加盤詰此非他作所能亂也所謂一篇而三致意便是古詩體一夕讀周頌不覺天明箋註不曉古人作文字心曲却把作文

字說將去取周頌一二篇除了註脚空江好夕琅琅誦一遍使靈均聽之安得不解脫也

與樊憲茂實

某比緣聚徒遠出二十里伏蒙頒示御書新刻跪受震恐仰惟名世鉅公遭逢聖獎而有此昭回之賜且使蓽門圭竇者亦得以與沾丐之餘豈為文雅治郡欲令諸生一變齊魯之習故有是寵分邪未即隨例走黄堂率爾叙謝不任凌悚

與宋提擧去葉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謂彼處有黍離離然彼處又有稷其苗勃然矣如某在斯某在斯某人在斯為甲也某人在斯為乙也如洌彼下泉浸彼苞蕭所指為兩處若謂彼黍離離乃彼稷之苗即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說不行苗之與穗非目中同時所見者不應說彼黍離離乃彼稷之苗又彼黍離離乃彼稷之穗以此知非一時目中所見自曉然也十五國風如周南之國名南之國蓋自

周名以南之國如江漢汝墳小國何數其風土所有之詩并見之二南則詩之萌芽楚人為得之又一變而為離騷耳如氓之一詩蓋出於詩人所傷六禮不明不待媒妁而自相通有如此已甚者送子涉淇至于頓丘淇水也頓丘地名二章乘彼垝垣以望復關前章謂淇謂頓丘皆指所經歷之地即復關為處所無可疑如升彼虛矣以望楚矣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乃叙所以未乘垝垣之時不見復關即戚嗟出涕今乘垝垣已見復關矣

乃笑語自若也又叙笑語之意為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第三章謂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此詩人叙述無可疑者

與鄭編修漁仲

石室料理稍稍就緒但公道難行日有齟齬三兩年間無遠近笑罵今年來何止笑罵某每度與人不相關自反已久而怨者益衆從此至老死無憾也六兄去吾聖人千餘歲得不傳之學夫子三四十年足跡半天下自

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於討論之後僅無一人知制作大意其前數年間夾漈有說便心開目明第恨無成書可驗耳比日仲友兄弟相聚亦許就兄處逐項借出其愚且顓年歲間須見次第想兄不於其吝其傳也示喻石鼓刻已釋然前輩所作大率無據其聞遂師喜蓄圖書六兄為此物一行而傳聞者遷就其說吾曹門户絶無人六兄當為天下倡毋重他人疑心焉二姪謹畏可喜惕前時習懶今亦稍入繩墨然所見俱不

俗要之當有所至其近来選數人逐畨講禮書到樂記中庸却自為開釋此數篇似董仲舒所作與大序繫辭相為表裡耳古文書亦易得汲冢書只少馮一本倅廳抄未足併約月末間納去

與丘左司文昭

其違離之久耿耿不去心涉秋多暑不審愒茇長道台候何似其不謂夾漈六兄僅至此海内所同惜執事綢繆骨肉之交惟夾漈為當之公侯胷中如空谷何物着

不去然相看到頭白者今為幾人乃朋友一闕失何可復得之寢門之慟今已數月一歷丘隴哭之如新喪奈何奈何古者置朋友於大倫五者之間是其情好當如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今人豈復知有此傳聞昨者隨柩来服以緦此唯酌其情之所安者為之耒緣一弔令人不满心朞每讀書見古人中有是事且至涕下固當以此授之後来者使視公侯無愧色乃可爾宿草未除當一見若斧者併以觀禮焉言之於邑

與陳循州體仁

説詩兩項善哉善哉此為第一義也六籍闕落惟此為完書緣三家以己見談詩有牽泥不通處所以去人情為甚遠某嘗向人說讀風詩不解芣苢讀雅詩不解鶴鳴此為無得於詩者才見二詩的然如是則三百篇之義不費辭說反覆來書有戚戚然於予心者故因以及之然吾人如此說詩却恐門外草深三尺也

鼇嶼墳亭前時一寓目知兄苦心畢力為此舉未定數

椽之居而新甃乃爾賢者所為衆人固不識深欲書此事至竟以所取之名未甚穏若名之可言此但數百字一日即辦耳兄之長才治一郡有餘力不知者以兄為好生事願兄作郡使有實惠及人若南来者稱道不絶口即三十年之末交同受此沾丐也最不可飲酒聚食客如衲僧行却携數卷之書以自隨此為却瘴第一法也藥方無出此臨發程更須箋註一上乃可耳

與陳侍郎季若

竊聞提宮以一疾遂不起痛甚奈何傳說不真未敢即遣䟕令已數月猶以為不然續得曲折於潮南傳史君捉筆酸愴不知侍郎何以堪忍痛甚奈何二十年中侍郎有此賢兄每來書其中多警語必携出同看一過道由合沙尚幸一再見之凶問歴耳唯有悲切提宮曩昔本無宦情龍光所及為千載一日此在侍郎差為滿意事也鴒原已矣傷涕何及某年過五十或可以斗粟平生寒苦相倚依有如吾伯兄且不得共此斗粟乃知提

宮生前得一命在今日為無可憾者椎牛於墓下不如斗粟可以相及言之涕下辱侍郎他時有見母之寵因不覺及此以其念吾伯兄知侍郎所以愛兄者何有窮已也遣疏稍濡滞得不以此為讓幸甚

與鍾離守

伯兄生長閭巷本無可述惟謹身節用以全庶人之孝其措心不欺出語不雜閭巷遠近稱為長者同此宇宙五十餘年未嘗有惡聲一到耳以故托友人龔實之畧

書歲月至於言行可以為一家教戒則自書之前時得
南海所寄来似於㮣稍假借又未敢鎸出辱誨盃稠沓
之問惟知竦矍
蒙示下林處士省劄録白本此為明時甚盛之舉非史
君貪賢嗜德即希代之寶何從發露然於今為三聘矣
古人賢者未嘗以不仕為高夫子所謂長幼之節不可
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夫子此語實無滲漏自
古隱者知此説為未盡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此道之所

以不明也萍齋於二千石為舊交在其分亦不薄州郡致羔鴈敦迫上道其亦欲以一紙趣李拾遺行矣

與泉州李倅 迂仲之弟

承見寄論語一編其三十年来為徒友所困亦稍稍見得古人大體乃知儒釋之分若青天白晝退之於釋氏無所見止是見得名教中要當如此耳論語問答未嘗放開至如子思孟子便説出許多夫子嘗謂吾無隱乎爾此必非同堂合席之語夫子呼曾子而告之以吾道

一以貫之乃知他人未可與聞此耳近時說論語大率會儒釋於一條不知聖人一出語無非日用飲食之事門人弟子得之知所謂有始有卒者在此耳某嘗看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蓋真實見得如此是太虛中有此易簡之理論語問答乃因事逐旋說出若見得太虛中真實有此理即論語乃其注脚耳今人讀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豈不甚曉然不到錯

了本文本意却不知吾道一以貫之何嘗是兩樣說話若俱從太虛中抽出不應有一段難說一段易曉如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子路發此問要是羣居中無人問到此夫子所答六字只可作六字看添他一字脚不得乃知聖人所答如此無滲漏自是大人氣象如羣兒聽大父王大父說話必不支離及他語也又如顔聞子之志此為卒然之問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懐之此又見得大人無滲漏處其已畧窺高明之學

自是一家然似欲通儒釋為一條其之所見偶不如是又不敢不以告也

與楊次山 龜山之孫

其授徒三十年不過為場屋舉子之習學問一事雖稍涉其涯而所以作語及所以傳授於人唯是一律豈敢輙出場屋繩尺之外也某年近二十未知龜山所以遺後来者為何書及隨計走都下此說一歷耳又二三年中乃得之是時有周先生尹先生諄諄然八九十歲人

乃文靖公一輩流也王信伯得之於龜山施廷先得之於信伯廷先吾友也廷先每說洞庭之野有一人吾所畏當買舟同一見之不及見此人廷先乃吾亡友方正字次雲之友某以次雲六兄之故遂定交某幼歲聞李太白石曼卿之為人即踊躍道其事又初讀晉書見一樣人物如寒蟬孤潔不入俗調此心甚樂之一日對次雲說古人如此終是不俗六兄云此數人孔子之門恐一日着脚不定某乃悟夫子之門為人物準的千歲人

物要得入此窠樣中乃爲無愧耳惜哉千歲而上有多少豪傑可以共學入道者恨不令聞此語陳寔管寧元德秀姿禀如許數百年中乃一見又却不聞道此爲大可惜龜山先生有一徒弟在永嘉不知其存否一在三衢即徐成叟某舊識之前日過三衢已八十餘從前不應舉不應舉一件自是難學近日龜山遺書又益出吾子求之有餘師乃至遠遠以書来此數年来朋友凋落而某爲獨存某方深憂聞見有所未至則無所參質得

吾友一紙書此心耿耿恨不得一相面以畢此說耳承所問數條豈敢有所愛試道一二吾友幸擇之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時習如車輪運轉時此尚未見得如何纔頃刻推不去便覺得前者為說之義起居語默運轉不停此為時習纔一失節則餒矣乃知不餒即為說一以貫之此是夫子說向曾子以曾子窮理至此夫子故以是告之曾子出門人問之是門人未知所謂故曾子告之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云者謂夫子之道

乃如是忠恕有足者皆可至也非是以忠恕說一以貫之忠恕違道不遠要當如是發語耳致知格物致知是初學第一件不當求之太深今以日用件件求之求之不已則察乎天地古人之所言皆求之日用日用是根株文字是注脚須見得日用處注脚自可曉所問數條不出此有所未盡更勞嗣音判院丈不敢上狀此爲龜山先生文靖公之愛子龜山之學海内沾受公之難老後來所願也

與陳伯壽

久欲作伯壽書爲不忍發語此心愧負如或隳失先大夫於宇宙中爲第一流輩以特立孤處不容於讒慝者之列及公論一開死者不可作言之涕下奈何奈何先大夫嘗語人我與譙之未相面已定交於文墨中悠悠海内知我者少此念一歷心酸痛何已異時伯壽纔數歲不獲以尺紙道悲甚之意嘗欲一出永嘉以斗酒敬酹國子先生之墳經歷家艱埋伏丘壟過十年如轉臂

許老矣無他念不知更可哭之荒榛野草之旁否得書
聞欲逺逺一来甚善不料得尊夫人能為此數月劄遣
否惠然肯来當不出仲月及秋而還亦不至多時客食
耳如或牽掣不果来劉司户復之不出一二月到永嘉
便到先大夫墓下以其故於伯壽無隐情此為屋下人
若朝夕從之游頗好耳

與盧仲蒼

陳寺丞館地恐不可就聞破頭便作啓事見之此為大

不着題大凡舉措須當愛重賣不得貨自在豈可有此忙廹氣象邪此五十年布衣受用不可不使仲蒼知之侍郎周丈不知曽見之否此為海内第一流也令人起敬每見説歸去即閉門定坐恐時官亦無縁相見得司業劉丈書聞得早晩来青原見周丈此為壁立者他人無湊泊處若携書見之便不直一錢劉丈文字只要得不求者與之求者定不與某於劉丈事契為不薄每諳其為人恐仲蒼不知此故悉言之仕宦只是静退不求

知不求知之中又刻意讀書此即未可量一分一寸皆有定分決非人力所可到

與林晉仲

人生一世稍稍如所欲便可做得數件好事不然讀盡天下書亦是生来分得此券不謾過此一生也前不到村後不到店乃是偎然而活者其老矣所志頗在讀書不當如此擾擾過却白日偶閒有說海中一山名眉洲隔岸視之約五七里許一水可到此洲乃合兩山蜿蜒

之狀有千家無一人讀書亦有田數十頃可耕可食魚米極易辦可以卜室讀書隔絕人世無賓客書尺之擾島居之樂惟某為知之

與鄭耕老

聞令弟竟止此為之傷涕累日相去小遠未及拊棺一哭之當候湘鄉還時併一往耳此郎根質大好去歲數月留此羣居者未嘗見其解衣惰容遣訃及門各各傷惜之近時人於父子兄弟之恩或甚薄死者肉未及寒

乃投之烈焰中初不以為意古来極刑不得葬乃如此習俗移人不自覺知此一件千萬痛思之墓田有近傍處作一小坎所費甚不多如棺柩易朽亦自見不得只是聚薪一火時無以為心目耳俗人多以其無後自不當作墳墓殤子何嘗不以墓祭之蓋古人送終之義甚不草草也

與林之美 充

金山草堂一件懸心廿年無力及此不謂晚歲見此稱

心事然此意自其發之摩挲好石自不當後從今到白頭稍稍能拄杖即年歲常輟數月相伴在金山以來寄為終焉之想以金山為汗漫之遊他日兒童問我者所謂蒲弄林六翁即我已摩挲之意稍發露兄以為何如蒲弄之役千端萬的而丘嫂者指此為東蕭扶犂之處不知公去乃不知吾人欲為扶犂兒何可得也世間惟有榮辱毀譽所不到處為建德之國客來燒芋客未去當烹魚酌酒客未飽又燒芋且不怕他道是過當費了

官物也相聚纔三十左右今五十矣要他富貴是何時
惟一日享得一日快活無事為吾人實歷處此意皎皎
也遣来精甚之米當以給祭者不止於口腹耳穀叔歸
料須一出見之不然當令賢郎一来此豈可放慢至如
許也歳寒相聚湘鄉揭陽已冥漠眼前所有唯此翁耳

與林元美 褒

忽聞朱簡叔僅止是為之痛懐簡叔為人襟抱無塵雜
世間百事過而不留安得如此等人近来甚欲得與之

款曲說話又見其多病空華過眼不可把翫令人痛心吾弟一生敬慕之何以措情柰之何昔人謂四海之內皆兄弟不知海內悠悠所謂兄弟者比天倫為最狹或累數百千年不可求或偶然一二數耳若闕了直是無尋訪處也朞即欲還東井雨中不欲出次日聞莫給事旦夕過此須少候之人事煙綿無休歇時可是悶人小子輩欲整葺數椽之屋云是過一春遇水潦即前段屋子亦自立不住百刻中得過半對書卷有時杯飯且放

過如何得心情及此事東井一出太多時了此一件即過去學可為道意空山聽雨是人生如意事聽雨須是空山破寺中可以燒生柴近得一二種好芋城中不是燒芋處

與東之

司戶凡葬事在甚時欲於墓傍穿一穴此說極當周人族墳墓只是要人心稍安穩此外不須問也儒者亦須自見得如此委巷之人不通今古便事事聽人說何嘗

自有見處何處日者不説一邊話何處士大夫不道他曉得風水至竟無一著實處呂伯恭辦喪葬一切如禮經除朝夕奠之外無一事不焚紙錢蓋其自信如此耳平時交遊零落無幾人生不堪把翫言之悽愴賓之無疾而死士大夫究惜之此兩叚葬事若掩土可以及此亦稍稍𣸪一念第以許多時求去去未得纔蹉過此一事寒烟宿草如何過日也

科塲又參差此不可曉此一件惟三折肱者得之為甚

審若歸咎平時所習欲改絃易調即去此愈遠矣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西軒及方正字一生來不知有舉子調度亦只三十以前隨例取科名此等人物數千百年偶一出胷中所存豈直為一第輕重耶比已遣人去乞祠恐必可以出嶺往来山中親舊時相從此等樂事在人間為第一但有杯飯可以過殘年此外何求也

示成季

百家詩抹一過只有孟浩然詩踏著實地謝玄暉陶元

亮輩中人名不虛得也怪見杜子美每每起敬子美豈下人者如孟東野劉賔客韓栁數家又如韋蘇州劉長卿等輩皆不在百家數中却别有說

艾軒集卷六

艾軒集卷七

宋 林光朝 撰

祭文

祭葉丞相文

年月日具位林某及同郡二十有二人謹以牢醴致奠於故相國南陽公之靈嗚呼昨者城頭立馬如簇晝漏未盡驚歎出屋昨者拜公長亭之上今夕何夕哭面相鄉一躡里門便為陳迹穿市出巷為之失色從古遺直

雖然一辭唯知有公不知其私以是當路及此去位不待闔棺而後定謚萬斛之舟常若有餘異時房杜無事可書謂此東歸從公緑野所視後塵去如奔馬死生之頃於一轉袂不及他語惟索袍帶集聚斂核桑梓之恭胡不慭遺慭我心胸尚饗

祭宋待制材成文

二年夏四月庚子林某等以清酒殽蔌之奠致祭於故待制莆陽開國宋公之靈嗚呼古之人古之人有耻獨

為君子者蓋謂其直已而不直人此豈惟一國之所敬
事也公於是人異世同調公不可見雜然相弔維是故
國傷哉耆舊視公八十如弗克壽公在迫卒未嘗改容
亦不自知如是為恭凡所屬託公則不受無一愧辭出
於公口藍田白璧索之天俔海内所寳我屋東西門無
雜弔我悲塡膺何年尊俎有所典型尚饗

祭方岳州端立

三年春正月既望越五日乙丑同郡鄭耕老林某林褒

龔茂良劉夙劉朔以觴酒盤飧敬致祭於故巴陵使君方公三兄之靈嗚呼此邦之老德義所憑胡不少留悲慨塡膺維公嗜古如將弗勝役役求仁發諸友朋有錢一囊過於珠玉昏暮叩門不復停蓄其視十萬如一稊粟以我當然未為駭俗故人空屋無雀可羅公每一出復此經過所遇羸疾以手撫摩㥜稚得食於公為多湘鄉客死要公一哭不見西軒亂我心曲寒食小蜡何為可續公有長技戞戞如抽其在巴陵乃如道州有是壯

思越我數籌垂死一曲聽者回頭如下急坂尚此停輈

尊酒来哭今者何夕一去山陰便為陳迹尚饗

祭曾經畧文

維淳熙三年春二月辛丑奉議郎直寶文閣廣南東路

計度轉運副使林某以清酒牲牢之奠敬致祭於經畧

敷文曾公之靈閩山接畛軒蓋闐闐越臺共事歲月翩

翩公今幾何曾未華顛徹我南海處此東偏帳下飛觴

如卷長川是中燕領維公則然明日渡頭風絮滿船公

此一去相見何年能飲此酒有淚如泉嗚呼悲哉尚饗

祭范諫議西叔文

年月日同年進士具位林其等敬致祭於故諫議蜀郡范公之靈嗚呼客去岷峨欲見何時況復卮酒從此長辭公下瞿塘萬里孤蓬一涉臺省百步生風公在時輩子雲相如不得而親焉得而疎道州有道尚或棄去公當衆流截然砥柱其位愈高其貌愈下曽謂逝者乃如晝夜題名上層十年猶新一夕視公公為古人惟是餘

韻若撞巨鐘縱有宿草蜀山萬重我輩来哭殺筍維物
莫問行舟痛連心骨嗚呼悲哉尚饗

祭劉正字復之文

年月日國子祭酒芮曄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著作
佐郎林某校書郎楊興宗太學博士吕祖謙敬為故參
議正字劉君復之一觴之酹以錢引百紙為壓祭錢寄
衢州官庫又以四十紙變易輕賫遣一力走墓下伯恭
謂可無數語某亦何忍聞此然終不可已凶問初来交

游哭於我即欲遣酹錢者一切謝去伯恭以為復之弟兄所與友特可一二數此安可不使之與聞之已而三衢不肯納此說如是逡巡又復累月此說今纔定於乎千金之璧一或墜地悠悠陌上孰不悲惜況所謂志念綢繆之人哉往此卮酒涕淚湍衣縱有宿草如何勿哭尚饗

祭鄭湘鄉叔友文

林某趙伯達方秉白劉朔以四月既浹越三日丙辰哭

湘鄉先生之柩於西郭以杯酒盤飧敬酹之嗚呼海內豪傑沒滅不返酸痛究惜其在我輩湘鄉文律如石鼓泥蟠前者不及識湘鄉道真如嶧山野火後來不及見湘鄉之名百代凌騰屈原賈誼文非不足而蹈道則未也客有過長沙者誶之乎三先生亦欲相與破夫褊迫之度而為是衡揚眇冥者乎我其大招江潭之濱一夕卮酒我思古人尚饗

祭陳西軒元矩文

元年秋八月庚申同郡林甚以卮酒盤殽之奠敬致祭於故長樂大夫西軒子陳子六兄之靈嗚呼訃者一来涕下滿把欲語平生捉筆不下今夕何夕我輩俱来笳吹未動空壑生哀同日師友如交一臂所謂横渠子無乃是風雅胚渾文字萌芽無際可尋自出一家我酹維何寒泉秋菊三哭而返莫道胸腹宿草来時雖欲勿哭如之何其勿哭尚饗

祭林萍齋商卿文

年月日同郡林某以盤飱巵酒敬祭於教授萍齋商卿九兄之靈嗚呼死而易簀謂得其正吾子之死可以言命學而干祿一世滔滔子於塲屋乃如鴻毛自幼而壯今又老矣鶚書屢下堅卧不起豪傑惟子異喙同辭若為天矯所待何時不聞古者以是為高六合一籠又將何逃觧去褐衣未及三月所謂大倫無或玷缺我居柴桑子来彭澤子一及門我有重客無妄之災行道悲傷子於崔琳異時相望開元故事如將目睹或下筆札茲

焉悉數相逢慼嗟無書可傳旦暮之遇是豈徒然生芻
一束其人如玉亦有巵酒云何勿哭尚饗

祭陳撫幹季時文

甲戌之歲六月癸未朔越六日戊子同郡林某謹以盤
飧致祭於友人故撫幹季時五兄之靈嗚呼季時惟我
知君惟君知我十年纖悉異襟同抱我學甚迂敢謂多
聞直哉而諒曾是有君昔我去家手書滿篋我行徂夏
我旋逾月如何良朋雲馳川決慨然弗及當食而噎嗚

呼季時蘭水東西日莫雞豚平生之言吐而復吞人事終盡短長勿論百年隅淵共此一尊嗚呼季時涉世孤艱十年一折不肯低頭取笑同列見惡如逃見善如奔所食者實其葉以繁將以是道貽之後昆故人有子敢不盡言尚饗

祭陳縣丞毅夫文

三十年春二月庚戌朔越泱日林某以斗酒一食且百里致之故友人惠安丞君毅夫之靈嗚呼吾毅夫且死

矣傷哉可奈何傷哉可奈何凶問隔夕哭之廬下明日不脫衰自三十里来郭外呼一二故游聚哭之及見諸兒諸兒望我即哭嫂氏哭来前阿婦小兒俱哭哭已走其舍百年父母牽衣大呌且相面哭之不絶聲既而謂我言曰我兒似欲於若家約婚今其死視此為何語某哽咽唯命隔日廬篆卜以吾仲氏之女不得卜今以神蒿一束致之柩下請遺我以縣丘嫂阿叔叩棺拊心譹呼而卜之縣曰可吾當以稚女而歸之季子夬釋喪之

日取幣五兩更如是四五年且逮笄矣是爲高堂末歲綢繆之念得以過杯茶此吾心也卜之而吉此數語當令他人見之其不爾當以此辭焚之靈座謹勿以語他人也夫夫婦婦決非一日偶然者我則不敢知惟鬼神能知之援筆涕下忍苦道此四十年胸腹之語其以此終訣乎尚饗

三十年春三月庚辰朔越五日甲申靈車東下越四日丁亥及垣林充季喬林其趙伯韶伯達劉洵直方秉白

劉夙盧篆哭之於里門徐壽仁齒且長敬酌酒以酹於柩下嗟哉毅夫官食下邑年不逮五十此為可恨也已執戟微官其道故大河汾短齡其名已長吾將何所恨嗟哉毅夫綺腸繡膺氷膽玉肺且將視黄叔度郭林宗輩無或慚色其一夕凄凉固應如是也夫人者皆得以事父母畜妻子毅夫獨不得為夫人之所為者此吾黨之所以寃惜毅夫所以氣欲盡而目炯炯然也君子凶災野人相弔行道且爾況乃故游愶愶西川非謂昔者

百年一日如此巵酒尚饗

祭歐陽孺共文

歐陽子孺共以夏四月甲申葬之白石峬柩且及垣林充林其等攬衣而哭之充以齒先敬酌酒以告之曰嗚呼孺共胡為乃爾耶哆然孤墳期以日中且匆遽去此為里門嗚呼前者數年孺共無他念所視索處乃如調飢耳年過五十而以徒友問學為一日不可闕者六合之中鮮有是事孺共卒然有不可已之疾同堂而處者

聞之相哭天下百事如水寒火燥名實不可亂令而掩土又相與墮淚不數他時所謂紛紛送葬車也嗚呼古之人有以餓死者豈其所欲也哉孺共之嗜學死而後已且如是尺寸不得騁通塞時也長短命也然在我輩悲酸嘅嘆蓋有所不能自已者耳嗚呼鄉井同處無他肺腑孺共且死吾何所聞吾過此又不待走墟墓而後生哀也死生契濶如此巵酒尚饗

祭王郎文

二月既望越浹日庚寅叔具位林某以觴酒殽藪告汝秘校王郎孺人五十六姐之靈嗚呼吾在嶺海聞汝夫婦相將来歸一夕逢迎春風滿屋我涉里門中表畢来獨汝夫婦嵗寄荒村我懐仲氏涕淚如注更須一往撫汝之孤尊酒告汝悲恨何窮尚饗

代祭張魏公文

一年秋九月既望越六日癸卯具位謹以牢醴之奠敬致祭於故丞相醴泉觀使魏國公之靈嗚呼當代人

物颺馳弗留此聲歷耳有淚如抽公歸何所爛柯前頭謂言乞骸將老菟裘豈曰夜壑迄無停舟今者東維一星上浮亦有巷哭寒風颼颼嗚呼悲夫要知都督江淮草木雖百其身又焉可贖維公是寶豐年之玉維公是爰飢歲之粟白溝以南黄河之曲寫公赤心如空中燭孰不墮淚牛馬之僕嗚呼悲夫古事重名唯傳一節刑維爾咎教維爾禹赤松焉往是為漢傑古之盛名與公同轍左袒一呼如彼烈烈捧日而出俄焉朝徹公以是

故而不可湮人今祈公至於大耋推鋒越河無乃斬絶
公每從容謂之若缺嗚呼悲夫安石聲名喧喧百蠻當
其甘寢不動如山幼度来前無畫可弾我非斯人若是
旁觀海州初定晉公乃還聽彼緑野徜徉其間晉公之
幕有陪者韓曾是屢書矯鳳翔鸞顧我才薄為之汗顔
屹屹裴度堂堂謝安周郎武侯維是班班百年一息乃
如驚湍行道感泣愁傷肺肝哭公百舍秋菊登槃望望
悽斷不遠餘千嗚呼悲夫尚饗

代祭沈提刑文

年月日具位樊光遠謹致祭於提刑某官之靈嗚呼膠庠同日亦惟壯歲粤三十年恍如隔世公爲别乘道出嘉禾一去十年欻如頹波正論初聞耆英輩出淪落僅存數焉可悉如公直道莫或蟠屈我亦何能同到宣室有詔御史磨石以書視公渾剛愧我迂愚明目張膽在公有餘公来南邦盖言將母錫以延閣繡衣而斧滕也褊小間之齊楚借公爲重實獲我處我来三月軺車未

遲時有尺書来置我前旬日之外音書未絶誰謂一疾爲此終訣胡不慭遺痛心如結海内所惜况此同列嗚呼公乎百年心胸層氷積雪藴抱未究如玉斯缺封人来告肅遣公車陳觴列俎再拜路隅平生之言有淚盈裾尚饗

代祭陳毅夫文

月日壻盧篆謹携阿箕以斗酒隻雞之酹致告於故丈人惠安公墓下嗟嗟我公壯歲一官三十年来如玉在

山河海之潤豈止乎九里之間夫人之屨日常滿門而我獨拜公於纍然數尺之墳謂天蓋高有冤莫聞顧我不肖敢言子壻公之許我亦惟先世中更禍劌不合如蠣公撫鳴劍掛之而誓嗚呼公不負人於死生之際而我豈負公於今日者哉惟是阿箕誰結其禱譬彼異類生而食之人亦有言生而賢明死必英靈以公之生必能禍福於人數語莫吐惟有呑聲尚饗

代祭黄懷安季野文

嗚呼習焉同處惟德其依如君志行古人與歸我輩弄筆啁哳未安寵易數四譬彼雕鐫嗚呼籍甚時輩歛然自居云胡一命弔者在廬秋風道隅空庭酒杯晝日三哭挽之不回嗚呼哀哉

代祭蘇子芻文

嗚呼艾軒道子芻為後來孤出者湘鄉以為然休齋得子芻文以此語為然子芻有行色出門入門馬足如絆乃不知此為長年訣去者子芻無一可愧而死期且至

子留未死數日亦自怵惕以爲士之未遇當如處子障面登車乃可耳抽尋是語酸歎宛惜何復可道也仲父幼弟送其柩我輩三十人且挈衣走二十里野哭之平生尊酒所以爲道款曲者如是而已耶

祝文

赴廣西憲告墓文

年月日孫具位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祖考妣墓下某遊離丘壟歘焉五年歲月改換維以悽愴比

自學省蒙恩補外道出江潭去家爲遠瞻望西郭精爽飛馳謹遣承局遠至里門闕嫂仲兄敬具酒醪牲醴之奠尚饗

年月日男具位某昭告於考来寄府君妣太孺人墓下某昔日負笈乃爲禄養得官東下松柏成行雞豚弗逮銜痛終久比自學省蒙恩補外道出江潭去家爲遠涉彼崇嶺瞻望孤雲瓜代何時方寸斷折尚饗

艾軒集卷七